



清华国学丛书

审问与明辨

刘东 文韬 编

晚清民国的“国学”论争

下册

Investigation and Discrimination:

Debates on "Guo Xue"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浙江出版集团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
市河与明珠

杭州西湖边

杭州西湖边的“明珠”——杭州西湖边明珠

杭州西湖边的明珠——杭州西湖边明珠

浙江出版集团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
审问与明辨

晚清民国的“国学”论争

Investigation and Discrimination:
Debates on “Guo Xue”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

下册

刘东 文韬 编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目 录

下 册

1924 年

- 寸铁·国学 / 陈独秀 508
- 箴洋八股化之理学 / 吴稚晖 510
- 佛学是否国学 / 显 教 518
- 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其步骤若何 / 宫廷璋 523
- 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 / 胡朴安 544
- 灰色的书目 / 梁实秋 550
- 吴稚晖先生来信 / 吴稚晖 555
- 国学运动的我见 / 成仿吾 561
- 评今之治国学者 / 孙德谦 566
- 科学与经书 / 林玉堂 571
- 汉字革命与国故 / 钱玄同 589
- 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 / 顾 实 594
- 国学学制改进联合会宣言书 / 宋育仁 607
- 整理国故的评价 / 郭沫若 610
- 寸铁·国学 / 陈独秀 614
- 重新估定国学之价值 / 吴文祺 616

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 / 柳诒徵 629

进一步退两步 / 茅盾 637

1925 年

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 / 曹聚仁 641

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 / 吴宓 659

附:研究院各教授指导之学科范围 662

研究院章程 665

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 / 曹聚仁 671

1926 年

一九二六年始刊词 / 顾颉刚 683

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 / 朱自清 698

国故研究者 / 叶圣陶 707

再论国故与现代生活——兼致意圣陶予

同两先生 / 曹聚仁 715

《国学辑林》发刊辞 / 顾实 722

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(节选) 724

中国今日之学术界 / 陈一百 732

主客答问 / 浩徐 743

国学问题泛论 / 陈一白 751

1927 年

《国故学讨论集》新序 / 许啸天 754

整理国故与“打鬼”——给浩徐先生信 / 胡适 761

附:西滢跋语 766

国学在世界文化的位置 / 杨鸿烈 770

《国学概论》弁言 / 钱穆 781

1928 年

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/ 傅斯年 783

1929 年

论所谓“国学” / 何炳松 795

且慢谈所谓“国学” / 郑振铎 808

今日之国学论 / 钱基博 819

1931 年

《国学丛刊》序例 837

1932 年

国学与佛学 / 唐法化 839

国学之定义及分类 / 蔡尚思 847

附录:国学系一个名称之商榷 859

1933 年

《国学概论讲话》导言 / 谭正璧 861

什么是国学 / 汪 震 王正己 872

国蠹 / 陈旭旦 878

1934 年

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(节选) / 张东荪 881

1935 年

恢复民族道德和整理国粹 / 刘孟纯 890

中学国学用书叙目 / 汪辟疆 909

国粹与西洋文化 / 陶孟和 919

《国学丛论》自序 / 黄毅民 926

《国学概论》总论 / 胡怀琛 929

论“五四”整理国故运动之意义 / 李麦麦 937

- 十年来之国学商兑 / 钱基博 949
- 研究国学之方法与应具之眼光 / 何 健 970
- 《制言》发刊宣言 / 章太炎 977
- 国学今后之趋势 / 张树璜 979
- 十五年来我国之国故整理 / 陈钟凡 987

1936 年

- 整理国故与建设本位文化 / 觉 是 1006
- 附录: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1013
- 《国学论文索引四编》序 / 郭绍虞 1019
- 研究国学应持之态度 / 严耕望 1023
- 《高中国学常识简明问答》总论(节选) / 吴其作 1031

1937 年

- 《国学界》发刊词 / 陈其昌 1033

1938 年

- 论治国学先须辨明四点 / 马一浮 1035
- 楷定国学名义 / 马一浮 1037

1939 年

- 国学的話 / 曹 恭 1041
- 国学之统宗 / 章太炎 1046

1940 年

- 用新方法整理国故 / 舒 芜 1054
- 扬弃国故与整理国故 / 车 载 1059

1942 年

- 论国学的正统 / 陆懋德 1062

1947 年

国粹与国学 / 许地山 1067

《国学常识》概说 / 曹 朴 1087

编后记 1102

寸铁·国学

陈独秀

出自《前锋》第一期,1923年7月1日出版,署名为“独秀”。后收入《陈独秀著作选编》第三卷。

《前锋》,1923年7月1日创刊于广州,以宣传推广国民运动为主要任务,是中共中央的又一机关刊物。该刊由瞿秋白主编,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、向警予、张太雷、毛泽东等。《前锋》以政论文章为主,着重介绍国际形势,较多运用调查材料和统计数字剖析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。同时研究和推广国民运动,介绍苏联革命与建设经验。与同期中共的另一理论刊物《新青年》风格有所不同。《前锋》原定月出一刊,但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就停刊了,只出了3期。“寸铁”是《前锋》里的一个栏目。

这篇文章部分地回应了曹聚仁的《审订国学底名词和内涵[涵]》和《审订国学之反响》。陈独秀只承认哲学、历史、文字学、考古学、文学等西方现代学科,不承认有笼而统之的“国学”。曹聚仁提议的审订和讨论根本就没有必要,因为“国学”本来就不成其为一个名词,没有审订的必要。而且,陈独秀认为“国学”本身带有腐朽的孔孟气息,胡适和曹聚仁希望在国学里发掘价值本身就是一件异想天开的事情。当前需要的是制造香水解除中国社会思想的臭气,

而不是转向腐朽的“粪秽”以改造现在的社会,这种路线本身就是有问题的,这种舍不得脱去旧学的新式研究也不可能真的脱胎换骨,无怪乎引来宗圣卫道的朱宗熹的口诛笔伐。

国学是什么,我们实在不大明白。当今所谓国学大家: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,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,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,王静庵所长是文学,除这些学问以外,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?不得已还只有承认圣人之徒朱宗熹先生的话:“国学者,圣贤之学也,仲尼孟轲之学也,尧舜文武周公之学也。”

现在中国社会思想上堆满了粪秽,急需香水来解除臭气,我们只须赶快制造香水要紧,可是胡适之、曹聚仁这几位先生,妙想天开,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,即令费尽牛力寻出少量香水,其质量最好也不过和别的香水一样,并不特别神奇,而且出力寻找时自身多少恐要染点臭气;更奇怪,他们好费力寻得点香水,出卖时还不肯舍去粪秽的商标,惹得想专利的圣人之徒朱宗熹先生,因有人假冒招牌,“矍然大惊”,“夷考宵小之所为”,“终必申罪以致讨之”。这本是胡、曹诸君自寻烦恼!

曹聚仁先生说:“国学一名词虽流行于全国,实际上还含混糊涂,没有明确的观念可得到呢!”我老实说,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,因为“国学”本来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。

箴洋八股化之理学

吴稚晖

选自《晨报副刊》198号,1923年7月23日发行。原文署名吴敬恒。后来被《科学与人生观》论争集收录。

1923年2月,北大教授张君勱在清华作了题为“人生观”的讲演,提出人生观不受科学的支配,科学解决不了人生观的问题,与“东方文化派”对科学与理性的批判一脉相承。地质学家丁文江旋即在《努力周报》上发表《玄学与科学》,批评张君勱的观点。张、丁两人往返辩难,梁启超、张东荪、林宰平、胡适、吴稚晖等名流纷纷发表文章加入论战,是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“科玄论战”。

吴稚晖站在丁文江、胡适一边,是“科学派”的主要代表(另一方是以张君勱、梁启超为代表的“玄学派”)。在这篇文章里,吴稚晖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原本齐头并进,西方因物质进步故而精神文明也一同发达。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物质文明没有直接联系,更不是如张君勱等人所言由物质文明所促成,相反,物质文明的发展将是消灭战争的基础,世界上只有不争气的民族,没有不应该发展的科学物质。战争决不是反对物质文明,退回中国旧学的理由。

至于整理国故,吴稚晖态度明确,中国现在还不到整理国故的时候。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引进西学、努力发展物质文明,学会用机关枪

和别人对打。等站稳了脚跟之后,再鼓吹国故不晚。而当前新文化运动产生的那点革命效力,几乎被复古的妖雾所扑灭,思想界几乎倒退回清末《时务报》创办之前去了。其次,吴稚晖认为国故不过是一样古董,与现在的生活没有关系。只需要高等院校的个别学者做整理和研究的工作,不应该拿来妨害青年学习科学。因而对梁启超的国学书目和文化学院设想大加鞭挞,认为青年学生果真带着线装书出国必将成为废物一个,学得再好,也不过像胡适一样只能炮制些“洋八股”。言外之意是中国真正需要的是从事科学的西学人才,而非以西洋学理做中国文章的文人学者。不仅如此,吴稚晖还言词激烈地批判国故并非是什么好东西,往往和中国古代最丑恶的文化联系在一起,如小老婆、吸鸦片、升官发财。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,不妨“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”。不仅梁漱溟、梁启超等人的著作一味推崇先秦的做法有违进化公理,即便是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也有借题发挥的嫌疑。任何留恋古昔、别有用心的学术研究都应该受到严厉批评,这一层意思在后来回应梁实秋的信里说得更清楚(见后文《吴稚晖先生来信》)。

吴稚晖(1865—1953),原名眺,字稚晖,后改名吴敬恒。江苏武进人。1891年辛卯科举人,后任私立天津北洋学堂、私立上海南洋公学教习。1901年留学日本。1902年任上海爱国学社教员。1903年利用《苏报》鼓吹革命,“苏报案”后去了英国。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。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,与蔡元培一同赴欧,发起留法勤工俭学会,热心于无政府主义和统一国语运动。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、中央评议委员、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、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等要职。后去台湾,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。1953年逝世于台北。

最近张、丁科学之争,虽大家引出了许多学理,沾溉我们浅学不少。然主旨所在,大家抛却。唯斗些学问的法宝,纵然工力悉敌,不免混闹一阵。实在的主旨,张先生是说科学是成就了物质文明,物质文明是纵起了空前大战,是祸世殃民的东西。他的人生观是用不着物质文明的。就是免不了,也大家住着高粱秆子的土房,拉拉洋车,让多数青年,懂些宋明理学,也就够了。于是丁先生发了气,要矫正他这种人生观,却气极了漫骂了玄学鬼一场,官司就打到别处去了。后来他终究对着林宰平先生,把他的初意,简单说了出来,他说:“林先生若承认欧战不一定是科学促成,我的目的达到了”(大意如此)。张先生在省宪同志会演说,说政府是暂时存在的东西,我吃惊不小,威廉第二的绿气炮,竟引出了本来慈悲而且科学化的张先生,转变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,做我们的同志,我还有何说呢?但是我爱美词,我尤爱真理。无政府时代虽我们不及亲见,我想必定是一个瑶池乐园,决不是高粱秆子土屋,还有拉洋车人的人境。我们人类,自己不要毛皮,自己不要爪牙。四个足跑路很稳当,自己冒险,叫两条后腿独任了跑路,把两条前腿转变成了两只手。便已心怀不良,有要闹出物质文明的整备。张先生应该在此时早早反对那两只毒手,才算真有见地。什么放他在抱犊谷用高粱秆子,会造起土房,他定要不安本分出个孙美瑶,同临城的火车战争了。张先生若说他长了手,也便就会读《程氏遗书》及《朱子全书》,精神亦高出于猴子。这我本绝对的承认。然即此便可见他长了手,他才有读程朱理学的结果。最初便是物质进步,然后精神进步。就让一步来讲,他精神进步,有将读程朱理学之倾向,他自然便长了手,马上叫物质也跟着进步。精神物质是双方并进,互相促成,什么战争不战争,会关了物质的事呢?西方

物质进步，故精神亦随了进步。若理想的无战争，必要经由社会主义，及张先生的理想无政府主义，才可达到。程朱的理学，他做梦也说不上。没有哥白尼把一个物质的太阳放在中心，张先生理想的无政府名词，在宋明理学书上寻得出么？所以张先生的人生观，现在我的见解，与丁先生又是不同。他并不是撞见了玄学鬼，他乃不曾请教玄学鬼。他的人生观，是误在他的宇宙观。这说来话长，我已在《太平洋》杂志上投一文，带着批评了，现在也可以不必赘说。我现在要老实请教张先生的，我有三个武断：

（一）张先生厌恶的物质文明，大约即指种种的所谓奇技淫巧。我说他现在所谓奇技淫巧者，过了数百年，还止同今日高粱秆子的土房一样。张先生若活到彼时，定还要气得腹大如牛，亦且瞠目不晓得如何反对。

（二）从今日而到理想的无政府，至少还有比欧战大的三十六回，同欧战一样的七十二次。这是我的最干脆最让步的批评。

（三）小学强迫虽未普行于全世界，理论则已普遍。中学强迫，在三十年后，世界上必有一区首先行之。大学强迫在世界完全实行，克己点说三千年，放个大炮说三百年后。到大学强迫的时节，街上的洋车夫，灶下的老妈子，都具有张君劢先生的智识，你想他还会做洋车夫么？还会做老妈子么？他们还肯战争么？他们还会当什么飞机汽车，算得上物质文明么？

本此三武断，可以复下一结论，曰唯物质文明进步到不可思议，设备强迫全世界人的大学，轻而易举，世界方能至于无战争。

如谓此次欧战，如何促成，曰是乃张先生反对物质文明所促成。有人曰德国物质文明进步不已，制造了东西太多，思往外贩卖。英国物质文明也进步不已，制造了东西太多，也思往外贩卖。因而攘夺贩

卖场,就弄到战争。这战争不是明明物质文明所促成。我说这是事实,我所承认。然若世界上都同美国一样,他们到那里去寻贩卖场?还不是大家收了野心,互相交易助退,各得其所,每天发明点奇技淫巧,以相娱乐么?唯其印度有位张先生读太谷儿的好诗,反对物质文明。南洋群岛有位张巫来由长老的静坐,反对物质文明。中国又的确有位张先生,在灰堆里拾着一个程夫子的玩物丧志,好像热狂的拜倒,又反对物质文明。然而从寸布一针都要叫柏林或伦敦供给。从前老顽固洋烟是要吸的,洋钱是要拿的,洋学是反对的。现在张先生是理学名儒,洋烟洋钱是不要了。然而火车是要坐的,不肯坐骡车的。轮船是要坐的,不肯坐钓船的。推而至于风扇也要装的,电灯也要点的。于是柏林要揽张先生做主顾,伦敦也要拿张先生算买客,绿气炮便发动了。若归狱于火车轮船风扇电灯洋布洋针,他们老实板起了面孔回报道你既要用我们,你何不学美国将我们自造?若归狱于张先生的反对物质文明,又要需用他,张先生何说之辞?张先生恕罪,张先生为我们所敬畏之友,且实在是个物质文明提倡者。他是伤心着绿气炮,临时疯颠。凡冒犯个人之处,乃是戏言。至世界有不进步之民族,惹起物质文明进步人之野心,乃是真理。欧战之损失,是余中国人之罪也夫,是余中国人之罪也夫,于物质文明何与?

这种话头是三十年前郭筠仙为了刘锡鸿说的,二十年前梁卓如为了张之洞说的。不料到了今天,还要陈庸腐臭的叫吴稚晖为了梁启超、张嘉森说,真算倒楣。

(何以孱杂了得罪梁先生呢?因为张先生的玄学鬼,首先是托梁先生的《欧游心影录》带回的。最近梁先生上了胡适之的恶当,公然把他长兴学舍以前夹在书包里的一篇书目答问摘要,从西山送到清华园,又灾梨祸枣,费了许多报纸杂记的纸张传录了,真可发一笑。

二十年前张之洞、王先谦、李之田之徒，重张、顾、王、戴、段的妖焰——此一时，彼一时，其词若有憾，其实尚可相对许之——暗把曾国藩的制造局主义夭折了。产出了护短的西化国粹，如王仁俊一班妖怪的《西学古微》等。幸亏有康祖诒要长过素王，才生出一点革命精神。他的徒弟梁启超《时务报》出现，真像哥白尼的太阳中天，方才百妖皆息。当时的西学书目表，虽鄙陋得可以。然在精神上批评，要算光焰万丈。较之今日的书目，尽管面目方雅，可惜祸世殃民，真有一是福音，一多鬼趣之别。他受了胡适之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的影响，忽发整理国故的兴会。先做什么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什么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，都还要得。后来许多学术讲演，大半是妖言惑众，什么《先秦政治思想》等，正与《西学古微》等一鼻孔出气。所以他要造文化学院，隐隐说他若死了，国故便没有人整理。我一见便愿他早点死了。照他那样的整理起来，不知要葬送多少青年哩。我不是敢骂梁先生，我是诚心的劝谏。凡事失诸毫厘，差以千里。不是胡适之的《哲学史大纲》，便是好的。梁先生的《先秦政治思想》，便是谬的。现今有许多古学整理的著作，我都拜倒。然而或是考订的，或是质疑的，或是撮录的，价值都大。唯有借了酒杯，浇着块垒，真叫做下作。胡先生的大纲，杂有一部分浇块垒的话头，虽用意是要革命，也很是危险，容易发生流弊。果然引出了梁漱溟的文化哲学及梁启超的学术讲演。胡先生所发生的一点革命效果，不够他们消灭。他们的谬误，乃是完全摆出《西学古微》的面孔，什么都是我们古代有的，什么我们还要好过别人的，一若进化学理直是狗屁。唯有二千年前天地生才，精华为之殚竭。无论亿万斯年，止要把什么都交给周秦间几个死鬼，请他们永远包办，便万无一失了。你想他如此的向字纸篓里，掏甘蔗渣出来咀嚼，开了曲阜大学，文化学院，遍赠青年，岂不祸世殃

民呢？这是梁先生走去那条路上，走得太远了，所以陷入迷魂阵。我有一天跑到胡先生的书房里，四壁架满了线装书，桌上也堆得东一堆西一叠。他随手把面前的一堆移过。他说你看了是不乐意的。我说这些给你看，我是热烈赞同的。但是我二十年前同陈颂平先生相约不看中国书。直到五四运动之后，我遇见康白情、傅斯年诸位先生，我才悟他们都是饱看书史，力以不空疏为尚。他们不是闹什么新文化，简直是复古。我想时机到了，古学有整理之必要。所以要请章太炎去里昂讲经。去年将国内国外的空气，细细一检验，我的思想，上了大当，觉得妖雾腾空，竟缩回到《时务报》出世以前。影响在政界，把什么最热烈的革命党，都化为最腐臭的官僚，简单归罪，可以说是四六电报打出来的。这国故的臭东西，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，相依为命。小老婆吸鸦片，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。国学大盛，政治无不腐败。因为孔、孟、老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。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，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，人家用机关枪打来，我也用机关枪对打，把中国站住了，再整理什么国故，毫不嫌迟。什么叫做国故？与我们现今的世界有什么相关？他不过是世界一种古董，应保存的罢了。埃及巴比伦的文字，希腊罗马的学术，因明唯识的佛经，周秦汉魏的汉学，是世界上人公共有维护之责的东西。是各国最高学院，应该抽几个古董高等学者出来，作不断的整理。这如何还可以化青年脑力，作为现世界的教育品呢？亚里斯多德之古籍，经流血而掷诸校门以外。希腊拉丁之文，至今逐渐强迫最古董之学院废除。此种彰明较著的大改革，是世界共认为天经地义的了。梁先生还要开一笔古董账，使中学毕业的学生，挟之而渡重洋，岂非大逆不道？胡适之是拿六经三史做了招牌，实在是要骗他们读《七侠五义》。梁先生上了他的当，竟老实的滞气出来，把青年堆在灰字麓